

陈学连◎著

股市奇缘

下
册

一位资深股民的赚钱术和他的股海幻情录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陈学连◎著

股市 一天 可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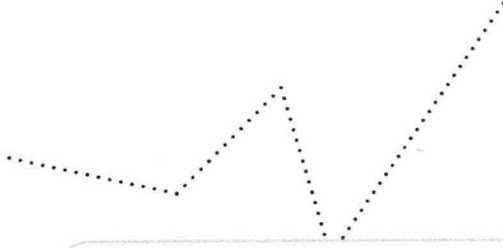
下
册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目 录

下卷 洞微◎ 075 探幽◎118 寻踪◎ 178 解惑◎216 心狱◎ 265



这座闻名遐迩的古城，是三千年前的吴越文化的发祥地，百家争鸣的灿烂文化自那时候便破茧而出了，此后的百年间，就不断地涌现出一大堆开创了历史先河的奠基人。可是，月盈而自亏，随着人性对权力的渴望和对周礼的轻慢，随着人的本性中滋生出一种贪婪的成分，吴越文化便遭受了灭顶之灾，先是秦始皇嗜武推行的大一统衍生出了惨绝人寰的焚书坑儒，尔后是楚霸王的一把大火灭绝了无以复加的不朽文化，随之终结了那个灿烂的文明时代。一直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的两宋时期，那些被历史长河湮灭的文化终于史诗般再现了。随着南宋小朝廷在此的建都，使得中华文明终于在此得以复兴而传承。

时至今日，关于这座古城依然留下了无数首脍炙人口的赞美诗词。于是，杭州城在当今人们的眼中，便有了“数千古风流名城，唯我独尊”的形象。而它也不负人们的期望，总是以它得天独厚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地推陈出新，创造着令人瞩目的成就，也总是以一种清雅靓丽的姿态吸引着人们期盼的眼球。

大成和李泽林出了实验室，一路说笑着往回走。学院的实验室位于这座学府的西北偏西的地方，看起来和李泽林家的小洋楼刚好呈一条对角线，这座学府占地面积颇大，就这样走回去起码也要一刻钟的时间。

李泽林这几天一直处于一种极度兴奋的状态中，如果说米雪的到来让他得到了一种从心理到生理上的安慰的话，那么，与大成的邂逅则让他发现了自己可观的人生价值。年少气盛本是他这个年龄段的天性，无心与大成的比试却意外地发现了那个令他激动、刺激和亢奋的秘密。但是，最主要的不是那些秘密，而是两人共同拥有的能够飞天进水的超级能量，每当想起自己拥有这样的一身异能时，他的心中总有一股按捺不住的兴奋和冲动，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要好好地利用一番。现在，当他俩走到一个无人之处时，他实在压抑不住蓬勃滋长的好奇和好动心理：

“成哥，时间还早，我想，我们不如到西湖湖底巡游一番，听说那里曾经有一座古城被淹没，嘻嘻！我们不妨过去探探？”他满脸期待地看着他的同伴说道。

“哈哈！技痒了不是？”大成笑道，“我也正有此意呢。去就去吧！”

两人觑近旁无人，遂伸手相握，只见橘红色和幽蓝色的两团光晕闪现，紧跟着混合成为青紫色，随后光晕一变而为透明状，甚至他们的身体也渐渐地变成了透明，眨眼之间，两人的身影凭空不见了，如同那里原本就不曾有人一般。

他俩依然采用隐身法凌空飞行，两三秒的工夫，两人就到了西湖上空，他们径直落入水里，湖面上没有激起多大的涟漪，只如同微风吹皱的水波。

那种无影的光晕，就像一个透明的玻璃球包裹着他们在湖底时快时慢地运动。临近腊月的阳光从遥远的南部天空斜斜射进湖水，使得浅水中的生物清晰可见，鱼呀、虾啊、蟹的，被他们无形的光晕伙同水波一起推开，再会合。水草只生在湖水较浅的地方，湖底深处的光线稍弱，视野因此有些朦胧，两人驾驭着光晕，片刻不停地在湖底巡游，当他们来到一处地势凹凸错落有致的湖底时，只见那里沟壑纵横，体长超过一米的鱼儿不时地出没其间，有时候，那些家伙会莫名其妙地齧着一口利牙一头撞上他俩的无影光晕，然后在惊慌失措中飞快地逃离开去；有些触觉灵敏的家伙在游近时又一个急转身，用有力的尾巴使劲地拍击一下他们无影无踪的玻璃晕，之后也慌慌张张地逃开了，并不稍作停留；看起来，那都是

些胆小的家伙。再往前，一个脸盆大小的巨蟹，瞪着一双绿豆似的小眼睛，举着一对霸气的大鳌，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过来，大成和李泽林看着这有趣的一幕，有意停止意念的操控，想看看那个丑陋的大家伙想干什么？只见那只巨蟹，游近前来时，却被什么东西挡了一下，它不相信似的用它钢铁般的大鳌使劲地触了触，然后张开锯齿般的鳌对着玻璃球似的光晕虚张声势地左夹夹右夹夹，可是，无论它如何努力，如何地坚持不懈也无济于事，它什么也不曾看见，什么也夹不住，可它就是过不去，无奈之下，它只得绕道而行了。呵呵，这倒是一个胆大妄为的笨家伙。

大成和李泽林相视笑了一笑，此时他们意念相通，两个人的思想自然而然地保持着高度一致。光晕在他俩意念的操控下，沿着湖底继续往前巡游。忽然间，一条浑身漆黑，长着四只爪子的怪鱼，无声无息地从侧面游了过来，看样子它的身长足有两米，只见它长着一颗偏圆脑袋，头顶一对鸽蛋般大小的眼睛，看似像鳄鱼嘴却没有鳄鱼嘴长长的嘴巴，身上无鳞，口里有一排细密的尖牙，颌下有须，叫声犹如婴儿啼哭。

“呵，这不是娃娃鱼嘛！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还长得这么大？”大成悄声惊讶地说。

“奇怪呀！从没听说这里有娃娃鱼出没，这可太神奇了！”李泽林也不无好奇地说道。

“或许，是这里水域较深，便于觅食的缘故吧。”大成猜测着。

“嘻嘻！别出声，看看它想干什么。”李泽林忽然笑道，他显然童心未泯，脸上带着一副顽皮而好奇的神情。

“哈哈！据说娃娃鱼虽以小鱼、小虾为食，却胆小如鼠，可不要惊吓了它。”大成悄声向同伴告诫道。

他俩停下身形，等候娃娃鱼过来，可是，那个机敏的家伙，不知用什么方法测到了这里的异常，它在两米之外尾巴一甩，悠然一个转身，四脚快速划动，身体犹如一节黑炭飞快地消失在视线之外了。

“嘿嘿，这家伙看似笨头笨脑的，原来却是伪装出来的。”李泽林失望地叹息着。

“娃娃鱼学名大鲵，平常潜伏在山间溪流的石缝里，性情凶猛，在岸上也捕食鼠类和鸟，和鳄鱼一样，属于两栖动物。却不知它还能够潜入深水中。”大成也感觉很奇怪。

“估计是顺着溪流蹿到了湖里。哈哈！看这家伙的体型，一定在这里生活了许久，溪流里的娃娃鱼无法长到这么大。”李泽林接茬说。

“原本，这是个极聪明的家伙，否则怎么会流蹿到这里来，呵呵！竟然会长

这么大，这条大鲛怕是少说也有八九十岁了吧？据说这种娃娃鱼生长可是很缓慢的。”大成笑道。

两人没有在此耽搁，他们用意念驾驭着玻璃球状的无影光晕，继续往其他处搜寻。当靠近一处山脚下的湖底时，又看到了刚才那条娃娃鱼，只见它悠闲地划动着四脚，尾巴一摇一摆地正顺着一个石洞往里游。

“咱们跟上去，看看这家伙钻进去干什么。”李泽林童心又起，他依仗着隐身本领，远远地绰在后面，悄悄地跟了上去。

大成顺着他的意思，两人同时用意念控制着光晕的速度，不紧不慢地尾随着那个奇怪的家伙，悄无声息地渐渐地深入到水下的暗洞里面。

就像在陆地上的黑夜里那样，里面也黑漆漆的，隐隐约约只能看得见在前面优哉游哉的大鲛，它的身体似乎能够发出一丝淡淡的磷光。除此之外，就什么也别想看见了。

李泽林有了一丝隐隐的不安，起先他只是凭着一腔勇气和好奇，并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很快，他的这种情绪传导给了与他意念相通的大成，大成开启了他独有的遥测探查技能对周围的环境仔细地查探了一番之后，心里安定下来了。

“没什么，我们既然进来了，干脆就跟过去，瞧瞧它到这里面干什么。”他给同伴吃了一颗定心丸。

李泽林了解大成的那种得天独厚的预测本领，前番他就领教过。他闻言后立即恢复了刚刚动摇的勇气，不但如此，他的好奇心由此更加浓厚了。

只见大鲛尾巴一甩，拐了一个弯不见了。他俩相视一眼，同时用意念驱动光晕，快速追了过去。左前方不远的地方赫然出现了一处翠绿色的亮光，发光的地方似乎要高出他俩现在的位置。他俩小心翼翼地驾驭着光晕，缓缓地靠了过去。

果然，那里处在水面的上方，与水面之间形成了一个光滑的坡道，高度大约两米；仔细看去，那条带路的大鲛正在摆动着身体，奋力地顺着斜坡往上爬，或许是坡道太过陡峭和湿滑的缘故，只见它四爪紧扣地面，左右交叉交替着前行，看那亦步亦趋的架势，生怕一不留神就滑了下去。

大成和李泽林停了下来，仔细观看这里的一切。原来，这是一个空间颇大的地下溶洞，因为前面发出绿光的缘故，这里的一切显得阴森森、绿惨惨的，洞壁和洞顶上长满了毛茸茸的苔藓。别看空间巨大，除了那条坡道之外，无一处能够容身的地方。

两人看着大鲛使出吃奶的力气，终于爬上了坡道尽头，钻进了绿光闪耀的山洞里。他们兴致所至，驱动光晕也跟随了进去。

但见里面别有一番洞天，抬头看上方，到处挂满了翠绿色的石钟乳，琳琅满

目。两旁屹立着天然的狮雕、象雕，一个个形态逼真，惟妙惟肖。洞里钟乳丛生，石笋兀立，石柱如林，石幔如幕，悬吊垂挂，姿态万千，闪烁的绿光，变换的色彩，宛如进了梦幻的世界。洞内还弥漫着一层雾气，给人温暖如春的感觉。

石缝间渗透出涓涓细水，滴滴答答地在地下形成一泓水潭。来到这里，似乎感受到大海波涛的汹涌，隐隐中透着一股风声雷雨声交作、金鼓齐鸣、万马奔腾的意境。光芒变幻下绿的、黄的、白的、千姿百态的石钟乳，令人目不暇接。

更临人称奇的是，不知哪来的一股飞瀑从上直泄下来，水声激荡，犹如珠玉落盘；水流舒展缓慢，犹如一曲高山流水。总之，一切美轮美奂，美不胜收。

再看那条大鲵，悠然自得地泡在那泓水潭里，水面上雾气氤氲，显然，那是一股温泉。两人见此不禁一乐：

“哈哈！想不到这个家伙竟然如此会享受，爬到这里泡起温泉来了，真是奇哉怪也！”李泽林掩饰不住喜悦，他大笑道。

大成心里一动：“要不，我们也过去看看，自然界里的这些个精灵，总有它们不可思议的地方，既然能够不畏劳顿地跑到这里泡温泉，必然有它的道理。”

“哦！是的是的，确该如此。”李泽林醒悟道。

他俩不显山不露水的，依然隐起身形，驾驭着光晕，缓缓地飘落到水潭里。一股暖流随即透过光晕传到了他们的身上，果然是温泉。

李泽林童心未泯，他好奇于娃娃鱼此时的动态，他的思想随即传导给了大成，他俩慢慢地移动光晕，向着大鲵近前靠去。大鲵泡着温泉，悠然自得地闭着双目，一副心安理得的享受神态。大成看着它的样子，心知这里必是让它能够长寿的原因之一，思想之下，他示意他的同伴，想法将潭水取一些回去，让教授看看有什么稀奇的东西在里面。

李泽林想了一下，取出了手帕，又不知从哪个口袋里摸出一个塑料袋。他试探着想要透过光晕将手帕沾湿，可是做不到，那层看似无形无质的光晕，实则犹如一个坚固的外壳。他俩对视一眼，心里同时想到了一个问题，欲要达到目的，就得放开紧握在一起的手。但是，他俩明白，手一放开，光晕消失，身形顿显，那条大鲵必定受到惊吓，得不偿失呀！

“嘿嘿！李泽林心念一转，忽然想起在湖中时这条大鲵的表现，他受到了启发，“我们何不驾驭光晕去触碰一下，看看它的反应如何？”

“妙计。”大成赞赏地一笑。

他俩按照计划，驾着光晕过去在大鲵的右侧一触，那条大鲵的反应果然像受到电击一般，战栗了一下，紧接着猛然一下蹦出去三米多远，之后可笑地扭着尾巴，慌不择路地这里撞一下、那里碰一下摇摆着爬向洞口，之后就溜烟地消失了。

两人御着光晕升到岸上，紧握在一起的手放开了，光晕随之散去。李泽林来到水潭边伸手试了一下潭水，只觉触手温润，他取出手帕将其沾湿，然后装进塑料袋将口系牢后又装进了口袋。

大成在洞里细细转悠，欣赏着这个美轮美奂的人间仙境，自古道，天上神仙府，人间帝王家，这个洞中气象万千，恰如其分地验证了这句话。

他的心里不免怅然，这里虽好，人类却无缘享受，倒是一条精灵古怪的娃娃鱼，独自占有了这一片洞天福地，过着人间帝王也不曾享用的奢华。真是绝妙的写照啊！大成嗟叹不已。他虽然奇怪这里的一切，但也理解大自然之神乎其神，至今不是有许多人力不能够解释得了疑问吗？

“成哥，发啥呆呢？”李泽林看他不言不语，因此问道。

“泽林，你说这些个如珠似玉的钟乳石，怎么会发出这么灿烂奇妙的光芒来呢？”

“可能里面含有一定的萤石或者磷一类的矿物质吧！”李泽林猜测着回答。

“嗯！有道理。”大成看着犹如悬壶的那一溜飞瀑，“那么，这道瀑布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定是山中的泉水。”李泽林干脆地说道。

“可是，洞中又是从哪里来的空气呢？”大成执著地追问。

“是呀！从哪里来的空气？”李泽林忽然明白过来，“成哥，既然这里有空气进来，想必就有通往外界的缝隙。哈哈！我们不妨找找看？”

“是的，理应仔细找找。”大成应承着。

且不说他们两个如何沉迷于湖底溶洞里的奇妙佳境和如何寻找空气的来源。

李教授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思之良久，依然不得要领，电话响起时，他顺便扫了一眼时间和来电显示，知道到了回家用午餐的时候了。他收拾收拾后离开了实验室，一路步行着往回走。

米雪和欧阳飞燕在教授家里的书房盘桓了一个上午，姊妹之间经过叙谈，相互增进了许多新的了解。

李泽林的母亲和保姆出外买菜回来后，时间正好是上午11点半。米雪注意看了一下电脑显示屏，上证指数跌势未止，再次下破了5000点的整数关，而那只欢蹦乱跳的小老虎，对于指数波动却并不理会，它按照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围绕着24元一线上下震荡，午盘时收在23.96元的位置。

米雪虽为佳客，却并不愿意享受现成，她和飞燕不顾李泽林母亲的好心劝阻，嘻嘻呵呵地与小保姆一起，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忙活了大半个时辰，一桌丰盛的

午宴就做好了。

李泽林的母亲看看过了12点，这才操起电话，拨了过去，那边也只有老头子接了，她却不知道李泽林和大成实际上早该回来了，却并没有回来。

教授步履迅捷并不输给年轻人，甚至要快过大多数年轻人。他把上班的这段路程当作一项运动功课来做，每天两个来回，每次他都要习惯性地掐着时间走，看看是较以往提前了还是落后了。一般情况下，只要中途无人打扰，他基本不会出现落后的情况。从办公室出来回到家他一贯保持的时间是13分钟，正常行走需要十五分钟；实验室稍远，如果从那里出来直接回家一般需要十六分五十秒左右，而他最多十五分钟。这种长时间地疾步锻炼养成的习惯，使得他健步如飞，身板硬朗，腰背挺拔，因此五十多岁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上十岁。

家里菜饭林林总总地上满桌子时，教授迈着迅捷的步伐进了家门。他的老伴没有看到她的儿子和儿子的同伴和他一块儿进来，因此，她禁不住问道：“泽林和大成怎么没有一起回来？”

“咦！他们没回来吗？”教授奇怪地在屋里踱了几眼，“他们早就出来了，应该12点之前就该到家了呀？”

“臭小子，不知道又跑到哪里去了？”

“打手机问啊！”教授说道，但他自己没等老伴来到跟前便一把抓起电话，四指如飞地拨了李泽林的手机号，电话中提示对方不在服务区。他喊来米雪问了大成的手机号码，又拨了过去，还是不在服务区。

“伯父伯母，”米雪安慰着，“他俩在一块，不会有啥意外的。”

“可是，无缘无故的，电话也不打一个，这都中午了……”李泽林的妈妈到底是思子心切。

“没关系的，伯母，”欧阳飞燕走过来也安慰道，“我想，应该是泽林一时好奇心起，拉着成果跑到西湖里逛游去了，他俩不是能够潜水的吗？”

“噢！对，一定是这样。哈哈！老太婆，你的儿子是怎样的脾性，你还不了解吗？”教授笑道。

“哦，或许吧！”李泽林的母亲释然了，“钻到水里，电话自然不通，怪不得呢。”

“那我们就不等他俩了吧！哼哼，那个臭小子，自小到大还不是一贯如此。”教授说道。

“我们就先吃吧！让他俩灌上一肚子水回来，嘻嘻！”米雪笑道。

正是洞中方一日，世间已千年。大成和李泽林只顾着查探洞中空气的来源，真的就忘了回去的时间。当他们经过一番细致地勘探，终于发现了秘密所在。原来，在飞瀑流出的地方，就是空气进来的源头，那里本是一个裂隙，经过水流长时间地冲刷，最终形成了一个扁圆形的孔，空气就是从那里像个气泵一样源源不断地被输送进来，从而使得这个溶洞并不缺少氧气。至于会发光的姿态各异的石钟乳，他俩也采集了一些样本，准备带了回去也做个检验。

这样，他们做完了想要做的事，一阵饥饿感袭来时，才想起来瞧瞧时间。大成掏出手机打开盒盖一看，下午五时许了，两人在惊讶中又互相嬉笑了一番，再次握紧了手，但见色彩截然不同的两团光晕在他们周身涌出，渐渐混合形成一个透明的圆球，他们心意相通，用意念开始驱动光晕，悠忽之间，光晕连同他俩就不见了踪影。

两人如法炮制，依然隐藏着身形潜入水中，顺着进来的密道一路潜了出去。当看到一线微光在前方闪烁时，他俩加快了光晕在水中前进的速度，俄顷，一声响亮，他们冲出了水面，但见水花四溅，水柱高达十几米。此时，如果那里有游客看到这番情景的话，一定会受到强烈的惊吓，会以为是水怪出现了呢。不过，即便如此，游客们最多只能够看到那喷涌而出的奇怪水柱而已，而真正精彩的画面却早已隐身远去了。

仅仅二三十秒，他俩驾驭的光晕便抵达了学院的上空，李泽林看着自家的院子，径直落了下去，紧握在一起的手松开后，光晕立刻退去，两人的身形出现了。

苦苦等待的母亲终于看见她儿子进了家门，她疾走几步，近前转着圈仔细瞧了半天，无恙，这才松了一口气。但数落还是免不了的，之后才令保姆端出晚饭，看着他俩狼吞虎咽的样子，方知他俩中午果然未曾吃饭。

米雪和欧阳飞燕这一天基本上以谈心为主，一直到收盘的那一刻，她俩看到，上证指数下跌了 72.28 点，以 4 958.58 点收盘，最高 5 125 点，最低 4 952 点，跌幅 1.46%。

大力股份这个顽皮的小家伙这一天依然我行我素，它收在了 23.85 元，是一个没涨也没跌的格局，最高 24.28 元，最低 23.12 元，成交了 34 340 手，换手率 5.96%。这些习惯性的功课做完后，无聊之极的她俩只得趴在电脑前，在淘宝网上走马观花地浏览起来，就这样一直磨蹭到大成和李泽林回来，她俩才精神振奋地走出了书房。

李泽林的母亲不等他吃完饭，便迫不及待地追问起来，她的儿子却只顾往嘴里填菜填饭，并不理会母亲的问题。倒是大成看出了女主人的心情，因此，他放下碗筷，将他俩到西湖里的一番游历简约明了地说了一遍，方才打消了女主人的疑惑。

米雪听闻此言后，她不禁佩服地看了飞燕一眼，心想，真是知夫莫如妻，事情的发展果然尽在她的意料之中。她从现在起，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是融洽、什么叫相知。

教授这时最来劲，当他听到又给他带回了新的检验物时，原本带着埋怨的脸上马上换上了喜悦的笑容。他与老伴不同，他并不急于催促儿子拿出带回的两样东西，而是耐心地坐在那里，面带笑容地注视着儿子吃饭的模样，小时候的影子不由得浮现了他的眼前，他太了解李泽林的心性了，正是基于这种了解，他才稳如磐石。

果然，李泽林秋风扫落叶式的饕餮刚一结束，就去翻自己的外套，找出了带回的两样物件，来到近前交给了他的教授爸爸。

“哈哈！老爸，我每一次的好奇，都会取得一定的收获，看看您儿子又给您带回了什么好东西？”

“噢，让我看看。”教授的眼神刹那间变得非常专注了，他端详着手里的钟乳石样品，见此物在灯光下闪烁着盈盈绿光，但并不十分明亮，他想起身关灯，却不料儿子比他早了一步。灯灭了，钟乳石发出了宝石般的绿光，处在光彩中的教授的脸像涂上了一层淡绿色晶莹的颜料。

“快把灯打开，看着咋那么瘆人哪！”李泽林的母亲急切地喊道。

“哎哟，确实够吓人的。”米雪也帮着腔。

李泽林打开了灯，翠色的光芒立即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那种莹莹绿光。

教授刚才只顾欣赏那卓越的光芒，不曾理会光照到脸上给人的感觉。现在，众人只见他脸上洋溢着欣喜，眸子中所透出的神采并不比钟乳石发出的光彩差多少。他们期待着专家给出答案，可教授却起身走到书房，拿了一把放大镜，在灯光下对着那块钟乳石仔细地审视起来。众人屏声禁息观望着。稍倾，只听教授惊讶地说道：

“这哪里是钟乳石，显然就是翠玉嘛！哈哈！近似于冰翠的上好翠玉呀！”众人感受出来了，他的语气里透着十二分的惊喜。

“真的吗？”李泽林一步冲到父亲跟前，情不自禁地问道。

“怎么不是真的？”教授眼一翻，“你怀疑你老爸的鉴赏能力？”

“教授，”李泽林一反常态地正儿八经地叫道，“您再仔细瞧瞧，若是真的，

哈哈哈！那我们可是发达了！”他难以掩饰狂喜的心情，大叫着。

“首先，要搞清楚玉石和钟乳石的成因，”教授清了一下嗓门，“钟乳石乃是酸性溶液将岩石经过旷日持久地浸透、酸蚀、滴注、沉淀而形成的结果，也就是你们在溶洞看到的那些千姿百态的、有悬挂在洞顶的、有生于地面的、有镂空的形态各异的钟乳石，它们的成分以碳酸钙为主。钟乳石还有个名称叫石灰华，多产于石灰岩溶洞中，颜色有乳白、浅红、淡黄、褐红等色，有的多种颜色间杂，形成奇彩纷呈的图案。钟乳石常常因矿物质的成分不同而颜色各异，形状千奇百怪，笋状、柱状、葡萄状，还有各种各样的花朵、动物、人物形状等，清晰逼真，栩栩如生。总之一句话，钟乳石乃是悬浊液滴注形成，因此，它们不具备通透的特征。”

说到这里，教授将手中的那块闪烁的绿色光彩的石头一亮，说道：“你们看这块石头，纹理细腻，色泽鲜艳，色正而不邪、阳而悦目。结晶呈微细粒状，粒度均匀一致，晶粒肉眼难辨，质地细润，敲击玉体声如金属脆声，通透明亮，有玻璃光泽，玉体形貌观感似冰晶。哈哈，俨然老坑冰种的形态嘛！”

“万岁！这回我们真的发了！哈哈哈哈！”李泽林狂喜之下一把抱住大成，哈哈大笑，其喜悦之情可见一斑。

“很多吗？”米雪看他癫狂如斯的样子，她也抑制不住兴奋地问。

“整个一个山洞，比比皆是。哈哈哈！”李泽林喜不自胜地大笑道，“成哥当时还羡慕那条娃娃鱼呢！说它太会享受，又说这种灵性动物，所盘踞之处必然有异常的宝贝。哈哈哈！真的给他说中了。”

“噢，原来是这样啊？”教授若有所思了一会儿，“那么！袋子里的手帕也是大成的主意喽？”

“哈哈！那还用说，成哥就是感觉娃娃鱼在那里泡温泉怪怪的，因此想到泉水必定非同凡响，所以就带了些水回来。怎么？教授，您不想尽快地做个检验出来吗？”

“想啊！怎么不想？并且现在就去。”教授停止了遐思，他坚定地说道。

“老头子，太晚了，明天再去。”他的老伴阻止到。

“做个水质检验很快的，一会儿就出来了。走，你俩跟我一块去。”教授看着大成和李泽林说道。

一直没有开言的欧阳飞燕此时觉得有必要发话了：“教授，天色已晚，要是没什么影响的话，明天检验也是一样的。”她婉转地劝解道。

“就是嘛！伯父，天色确实太晚，不急在一时吧？”米雪也帮着解劝。

“唉！我们也就用上个把小时吧！”教授扫了一眼挂钟坚持道，“9点前一定

会回来的，哈哈！反正在家里也是看看电视聊聊天什么的，时间不是一样地流失了吗？再说，这个问题不解决，今晚的觉一定睡不踏实。”他摆出了一大堆的理由。

“去吧去吧！快去快回。”李泽林的母亲知道教授的性子，每逢遇到这种情况，休想拦得住他，因此挥挥手不耐烦地催促道。

教授得此允许，偷偷一乐，颌首示意其他两人快走。大成和李泽林无奈地相视一笑，只得随他而去。

教授在学院里享有尊崇的地位，实验室就是他的第二生命，他在此得出的每一项结论，都会让学术界为之一颤，这便是他兢兢业业向科学奉献的结果。

结论很快就出来了。数据表明，这是一个典型的药用型温泉，里面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此泉水清澈透明，无色无味，有滋肤、活络、健体、祛病之疗效，饮用可健脾开胃，沐浴可令人心旷神怡。尤其对治疗风湿、腰椎间盘突出症、强直性脊柱炎、心脑血管后遗症有特效。泉水中富含的人体细胞所需的氢氧基、碳酸氢盐比一般标准高出三倍以上。碳酸氢盐对健康极有裨益，能帮助外围血管扩张、改善循环，让更多的氧气输送至细胞并提升其功能，有效预防心血管疾病如高血压和轻度动脉硬化的功效。温热的泉水更有助增加身体中的静水压力、有效促进血液循环、增加细胞含氧量，并改善身体的废物清理系统以提高排毒机能，加速新陈代谢，有助平衡消化。

最后，教授加重语气重申，定期浸泡此温泉，更有延长寿命之效。

“怪不得大鲛泡在里面十分惬意的样子，原来果真有此奇效。看样子，我俩这次可是发现真正的宝贝了！哈哈！”李泽林兴奋地一阵大笑。

“泽林，也别高兴得太早，”教授提醒道，“据你们的描述，开口处是处在湖水中的，这样的话，开发起来并不容易啊！”

“这也没关系，明天我们再去，看看能否从山谷里寻到一条进入的通道。嘿嘿！如果寻不到的话，我们干脆打它一条通道出来。哈哈！成哥，是这样吗？”

“那还用说嘛！有这么高的利用价值，又有那么多瑰丽的翠玉，哈哈！如此强大的诱惑力，自然要千方百计地开发了。”

“那么，我就只好作为你们的高级顾问，一起参与你们的开发喽！哈哈！”教授风趣地自荐道。

回去的路上，因李泽林的要求，教授利用这 15 分钟的时间，系统地阐述了温泉形成的过程，他说：“温泉的形成，一般而言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地壳内部的岩浆作用所形成，或是伴随火山喷发所产生。火山活动过的死火山地形区，因地壳板块运动隆起的地表，其地底下还有未冷却的岩浆，均会不断地释放出大量的热能；由于此类热源之热量集中，因此附近有孔隙的含水岩层，不仅会受热成

为高温的热水，而且大部分会沸腾为蒸汽。这样形成的多为硫酸盐泉。第二种是受地表水渗透循环作用所形成。也就是说，当雨水降到地表向下渗透，深入到地壳深处含水层形成地下水，比如，砂岩、砾岩、火山岩这些良好的含水层。地下水受下方的地热加热成为热水，深部热水多数含有气体，这些气体以二氧化碳为主，当热水温度升高，上面若有致密、不透水的岩层阻挡去路，会使压力愈来愈高，以致热水、蒸汽处于高压状态，一有裂缝即喷涌而上。热水上升后愈接近地表压力则逐渐减少，由于压力渐减而使所含气体逐渐膨胀，减轻热水的密度，这些膨胀的蒸汽更有利于热水上升。上升的热水再与下沉较迟受热的冷水因密度不同产生压力，也就是静水压力差反复循环产生对流，在开放性裂隙阻力较小的情况下，循裂隙上升涌出地表，热水即可源源不绝涌升，终至流出地面，形成温泉。在高山深谷地形配合下，谷底地面水可能较高山中地下水位低，因此深谷谷底可能为静水压力差最大之处，而热水上涌也应以自谷底涌出的可能性最大，温泉大多发生在山谷中的河床上。”

教授讲到这里哈哈一笑说：“你们发现的这潭温泉，从矿物质的成分分析应为碳酸氢盐泉一类，但奇怪的是，它同时也具备其他泉水的一些理疗功效。这也就是这潭泉水最迷人的方面。”

“可是，”李泽林忽然问道，“爸爸，关于温泉方面的这些知识，应该属于地理学的范畴，您怎么说起来竟也是朗朗上口呀？”

“孩子，迷惑了吧？哈哈！”教授自得地大笑道，“自然生命学科包罗万象，你以为只限于花儿、草儿、动植物生命这些吗？绝不是。它还涉及山川、地理、气候、水文乃至日月星辰里一切曾经衍生过生命迹象的物质。”只听他谆谆善诱着，“一个好的自然学科工作者，就是一本活的百科全书，如果肚子里没有真材实料，他在这一学科里将会碌碌无为，拿不出有影响的学术著作。”

“哦，那么，百科全书先生，”李泽林顺着杆子开始往上爬，“照这样说来，古代著名的军事家也都是像您一样的研究自然生命学科的佼佼者了？”

“当然。比如说三国时期的孔明，元末明初时期的刘基，他们不单纯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同时也是天文和地理学家，而且还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古人中都有如此集多学科为一身的杰出人物，何况我们乎！”教授的话语更加肆无忌惮了。

大成听着教授爷俩在那里拽文，心里不禁一乐，他本想掺和两句，但发现已经到了李泽林的家门前，只得刹住了。

看到他们三个按照预定时间准时进了家门，李泽林的母亲这才松了一口气。她迎上前，接过了教授脱下的短大衣挂在衣架上，然后折回身去沏茶。

飞燕和米雪待教授坐下后，她们才和大成一道坐下。通过观察，两位佳丽大致判断出了事情的结果，因此，她俩坐在那里，并不急于开口询问，只等三位男性不由自主地大谈特谈了。

一阵啜饮过后，李泽林还是难掩心中的狂喜，他的言辞里虽然不免夸张的成分，可飞燕和米雪没有看到大成或者教授只言片语的指正，由此，她俩的脸上也不由得泛出了快乐与惬意的微笑。

之后，教授对于这两项价值巨大的洞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老中青三对男女在一种欢乐、融洽、和谐的氛围中，进行了一次亲密无间的热切讨论。具体的内容大致是：待明日教授参与的复查定位，确定好了准确的位置，估算好了开发的價值，便由教授出面向政府申请，取得开发权，然后由大成和李泽林共同开发，所开发的注册资金他们二人各半，股份各半，将来的风险也各半。

但后来大成考虑到老章、大张和牛大姐三人的感受，又联想到米雪现在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也应当享有一份个人股份，至于将来与李泽林的那份合并与否，那是后面的事，但现在有必要将其挑明。因此，他沉吟半晌，还是开口道出了心中的想法：

“泽林，我看这样吧！”大成郑重说道，“我们把米雪、老章、牛大姐和大张的想法征求一下，如果他们愿意入伙，就分给他们一些股份，也不枉朋友一场。”说到这里，他有意看了米雪一眼，但随即发现，她脸上虽然没有明显的反应，但嘴角和眼神却露出了赞许的意思。他接着说道：“尤其是米雪，我觉得更应当和我俩的股份占比相当才对，至于将来你俩是否合并，还是各自拥有，哈哈，那是后面的事了。”

“嗨！就这么办好了。”李泽林笑道，“那么，我们三人各占三成，余下的分给他们三位如何？”

“不妥不妥，这样将来对成哥不利。”米雪开口反对，“泽林，将来我俩的股份一合并，岂不占了绝对控股地位，嘻嘻！就是不合并，也是不妥的。”

“是呀！确实不妥当。”教授发言了，“我出个中肯的建议，看看能否妥当，你们三人每人持有23%的股份，留下31%，他们三人每人占10%，剩下的份额补给大成。他们三人若是不愿加入或者以后转让股份（这里有个前提，他们必须是无偿转让），大成享有优先权接受这部分股份，直至和你俩合并起来的股份相等，我这里声明一点，将来你俩的股份若要合并，就必须得到大成的同意，否责无效。”教授重申道，“但如若没人转让股份的话，哈哈！大成就只好认喽！”教授笑道，“大伙如若同意，上述意见将会写进公司章程里面作为凭据，而且各位股东都是要签

字的。”

“哈哈！这个主意最好，我同意。”大成首先表了态。

“伯伯此招极为聪明。这样，将来就不会出现面红耳赤的事了。”米雪赞叹道。

“嗯！姜还是老的辣呀！老爸，您果然高明。”

“飞燕，说说你的看法嘛！”教授看欧阳飞燕一直没有言语，因此说道。

“我没有意见。教授。”她表了态。

“好，那么这个方案就作为框架。泽林，用你的笔记本电脑打出来，待会儿拿去和你们的朋友一起商议好了，我们明天就付诸实施。”教授显然有大将之风，做事雷厉风行。

5分钟后，一份简单的框架性的公司章程打了出来，包括老章、牛大姐和大张将人手一份。这样他们将有充足的讨论时间，来共同研究他们的发展战略。

此时，已是晚上十时许，大成和欧阳飞燕姐妹俩起身告辞，教授夫妇不再挽留。李泽林驾着自己的车送他的朋友们一起回到宾馆。

老章几个凑在一起一边看着电视，一边聊着天，借此打发时间。大成一行推门走了进去的当儿，晚间新闻刚好播完。

“呵！总算是回来了。”老章招呼着。

“回来了。”大成应承道，“正巧大伙都在，刚好，有个事一块琢磨琢磨。”

“哦！说说看，什么事值得深更半夜来商量？”大张性急，他问道。

“哦！是这么回事。”大成简要地介绍了情况，并说了自己、米雪及李泽林的计划。临了，将李泽林打印好的章程交到了他们的手里。又补充了一句，“喏！这是咱们初步拟的一个合资开发的计划，哈哈！看大伙是否有兴趣参与。”

牛大姐粗略地看了一遍后，关心地问起了玉矿的成色，大成取出教授的检验报告，她看过后又提出了温泉的药用价值，李泽林拿出了他爸爸做的检验报告。这两样报告在老章和大张及牛大姐的手里传来传去，他们的老伴虽然没有言语，但有决定是否参与的权利，因此报告也会传到他们的手里，以便让所有的当事人心里明了。

一阵小声的嘀嘀咕咕后，老章开口了，他首先表示了自己的感谢之情，又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之后，牛大姐紧跟着阐述了她的心声；大张片刻后也亮出了自己的想法。

归总到一起，他们三人除了一致同意入股开发外，老章和牛大姐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提出将自己的股份降到7%，将那3%一并归于大成名下。大成欲要推托，飞燕悄悄地拽了一下他的胳膊。这样，大成所持股份增加到了30%，顺其自然地，他们接着提出了公司的管理班子一事，经过简单地讨论，董事长由大成出任，总